

21 新畅销译丛

艺伎回忆录

(美) 阿瑟·高顿 著
金逸明 柏栎 译

MEMOIRS OF A
GEISHA

ARTHUR GOLDEN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艺伎回忆录

(美) 阿瑟·高顿 著 金逸明 柏栎 译

MEMOIRS OF A
GEISHA

ARTHUR GOLD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伎回忆录/(美)高顿著;金逸明,柏栎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21-5937-6

I. ①艺… II. ①高… ②金… ③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6757 号

Memoirs of a Geisha

by Arthur Golden

Copyright © 1997 by Arthur Golde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855

责任编辑:俞雷庆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汪佳诗

艺伎回忆录

(美国)阿瑟·高顿 著

金逸明 柏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业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东莞)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65,000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37-6/I·4741 定价:58.00 元

前言

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父亲带我去京都的一家戏院看舞剧表演。关于那个夜晚，只有两件事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第一件事是我和父亲是观众中仅有的两个西方人；当时我们从荷兰老家来到京都才几个星期，我还未适应新环境，但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疏离感。第二件事是我万分欣喜地发现在奋力学习日语几个月后，自己竟可以理解一些不经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至于台上那些跳舞的日本年轻女子，除了她们身上色彩鲜亮的和服还给我留下些许模糊的印象，别的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远隔近五十年后在遥远的纽约市，她们中的一位竟会成为我的好友，并且向我口述她惊世骇俗的回忆录。

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将回忆录视为素材。一本回忆录更大程度上是记载了回忆者所生活的那个世界，而非回忆者本身。回忆录和传记的不同之处在于，回忆者在叙述中不可能有传记作者那样清晰的视角。人物自传，如果确有其事，就好像我们询问一只兔子，让它告诉我们，它在田野草丛里跳来跳去时是什么样子。它怎么可能知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想了解田野，则没有人比兔子更适合告诉有关田野的一切——只是我们应该牢记，我们注定会错过这只兔子受自身所限而无法观察到的那些事情。

说以上这些话时，我很肯定，因为作为学者，我一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必须承认，我亲爱的朋友新田小百合的回忆录却迫使我重新考虑自己所持的观点。是的，她向我们描述了她所身处的神秘世界——相当于兔子眼中的田野，如果你想如此打比方的话。对于一个艺伎的奇异生活，或许没有哪份记录能比小百合所提供的更好。然而，她的回忆录也很好地描绘了她自己，《日本的璀璨珍宝》一书用一个很长的章节记录了她的一生，这些年来关于她的各种杂志

文章也是层出不穷，但它们都远不如她的回忆录来得完整、精确和动人。看来，至少对于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对象，没有人能比回忆录作者本人更了解她自己。

小百合能出人头地，很大程度上是机缘使然。也有一些女人和她际遇差不多。著名的艺伎加藤由希——她俘获了J.皮尔庞特·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的心，成为其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的“流亡新娘”——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她的经历比小百合更加不同寻常。然而，唯有小百合把自己的故事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她选择这么做纯属偶然。假如她一直呆在日本，她的生活会太过于充实从而导致她无暇编辑自己的回忆录。幸而在1956年，生命中的机缘使她移民到了美国。之后的四十年，她是纽约市华尔道夫大酒店的住户，她在酒店的三十二层为自己布置了一套雅致的日式居所。她在美国的生活依旧五光十色。她座上的常客有日本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商界人士——甚至包括内阁大臣和一两个黑道人物。我是在1985年通过熟人介绍才认识她的。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我在那之前就已经知道小百合的名字，虽然我对她本人几乎一无所知。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她向我吐露了越来越多的心声。一天，我问她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

“喔，雅各布先生，也许吧，如果是由你来记录的话。”她回答我。

于是我们就那样开始了合作。小百合很清楚自己情愿口述而非亲笔来写她的回忆录，据她解释，这是因为她非常习惯面对面的谈话，如果房间里没有人在听，她几乎就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我答应了，此后的十八个月里，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起初我对小百合的京都方言并不在意，直到我开始疑惑如何才能在翻译中把语言的细微差异诠释出来。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自己被她的世界迷住了。除了一些例外，我们都是在晚上见面，因为多年的习惯使夜间成为小百合思维最活跃的时候。通常她喜欢在华尔道夫大酒店的套房里工作，但不时地，我们也会在位于公园大道的一家日本餐厅的包房内碰面，那儿

的人对她很熟悉。一般谈话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尽管每次谈话都做录音，她的秘书还是会在现场非常忠实地记录下她的口述内容。但是小百合从来不对着录音机或秘书说话；她总是对着我讲。当她忘记自己讲到了什么地方时，总是由我来提示她。我感到我是整个撰写计划的基石，要不是我获得了她的信任，她绝不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现在在我意识到事实或许正好相反。小百合选择我做她的记录者，这么说没错，但也可能是她已经等待了很久，等待合适的人让她充分地表达自己。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的故事？艺伎们也许不会正式宣誓要永保缄默，但独特的日本文化显然对她们有这样的要求。日本人深信：上午在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和晚上关起门来所做的一切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并且两者必须始终严格地区分开来，井水不犯河水。艺伎们绝对不会开先例去谈论她们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伎们经常也是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她们知道这位或那位公众人物穿裤子的方式是否同其他人一样。这些夜晚的花蝴蝶把自己视为受公众信任的人，这大概会让她们获得称赞，但无论如何，一个辜负了公众信任的艺伎将使自己处于难以立足的境地。小百合情况比较特殊，她肯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在日本没有人能再影响到她。她和祖国的联系已经被割断。这点也许至少能告诉我们她不再觉得有必要守口如瓶的部分原因，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她选择讲述。我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她在这个问题上踌躇起来，改变主意怎么办？甚至在完成手稿后，我都不愿问她。直到她收到出版公司预付的稿酬后，我才放心问她：为什么她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些日子我不做这个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呢？”她回答。

至于她的动机是否真是如此简单，我想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虽然小百合渴望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但有几个条件是她十分坚持的。她要求此书只能在她以及那几个对她的人生有明显影响的男

人死后才能出版。结果，那几个男人都先于她离世。小百合非常关心的一点是：她透露的内容不会让任何人难堪。艺伎们常常用绰号来指代她们的顾客，为了遵循这样的习俗，小百合甚至对我也隐瞒了某些男人的真实身份。但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保留人物的原名。碰到有些人物，如“雪花先生”——无须多言，他的绰号显示他有许多头皮屑——如果读者认为小百合那么称呼他只是为了说笑，可能就误解了她真正的意图。

我在请求小百合允许我用录音机的时候，用意只是为了杜绝她的秘书记录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然而，小百合去年逝世之后，我怀疑自己当时录音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存下她的声音，这是一种我很少遇到的富有表情的声音。她习惯于柔声细气地讲话，以取悦男人为职业的女人一般都是如此。但是当她想把一个场面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时，她的声音能让我以为有六个或八个人在房间里。有时候，晚上我仍然会在书房里播放她的录音，真的很难相信，她已经不在人间。

雅各布·哈尔休伊

纽约大学

日本历史研究阿诺德·拉索夫讲席教授

目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13	第二章
26	第三章
42	第四章
57	第五章
65	第六章
78	第七章
92	第八章
105	第九章
116	第十章
129	第十一章
140	第十二章
156	第十三章
164	第十四章
179	第十五章

191	第十六章
200	第十七章
212	第十八章
227	第十九章
238	第二十章
248	第二十一章
257	第二十二章
267	第二十三章
278	第二十四章
288	第二十五章
303	第二十六章
315	第二十七章
329	第二十八章
340	第二十九章
352	第三十章
363	第三十一章
373	第三十二章
385	第三十三章
399	第三十四章
412	第三十五章

第一章

设想一下：在一间可以俯瞰花园的安静房间里，你我二人边啜饮着清香的绿茶，边谈论某件早已逝去的往事，我对你说：“那天下午我遇见什么什么的……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却也是最糟糕的一个下午。”我想你也许会放下茶杯说：“等一等，现在你指的是哪一个下午？是最好的，还是最糟的？因为一个下午不可能既是最好的又是最糟的！”本来我也该嘲笑自己糊涂，并对你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事实是，我遇见田中一郎先生的那个下午，确实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又最糟糕的一个下午。他在我眼中是如此迷人，甚至他手上的鱼腥味也好像是某种香水。如果我没有认识他，我肯定不会成为一名艺伎。

我不是生来就要被培养成一名京都艺伎的。我甚至并非出生在京都。我是渔夫的女儿，来自日本海附近一个叫养老町的小镇。在我一生中，没有几个人听我提过养老町，或是我家的住房、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姐——更不用说我是如何成为一名艺伎，当一名艺伎是什么滋味。大部分人会臆测我的母亲和祖母都是艺伎，我从断奶后就开始接受舞蹈训练，如此等等。而事实是，多年前的一天，我在给一个男人倒清酒时，他偶然提到他上周刚去过养老町，哦，我就像一只小鸟，飞越大洋后忽然遇见了知道它老巢的人，我是如此震惊，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养老町！天，那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啊！”

这个可怜的男人！他的脸色明显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尽力想挤出一个笑容，但未能成功，因为他无法掩饰自己吃惊的神色。

“养老町？”他说，“你不会是说真的吧？”

长期以来我已经练出了一种非常实用的微笑，我称之为“能剧的笑脸”，因为它就像能剧里所用的面具，表情是僵硬的。它的好处是男人们可以将它解释为任何他们想要的表情；你可以想见我会多么经

常地用到它。当时我认为自己最好亮出这样的笑容，当然它也即刻见效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将我为他斟的清酒一饮而尽，然后哈哈大笑，我确信他笑是放松的缘故而非其他。

“那种念头！”他说着又大笑起来，“即你是生长在一个像养老町那样的垃圾堆，就像是用水桶泡茶一样荒谬！”接着他再次大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如此有趣的原因，小百合小姐。有时候你几乎让我相信你的那些小玩笑是真的呢。”

我不太喜欢把自己想成一杯用水桶泡出来的茶，但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比方倒是很恰当。毕竟，我确实是在养老町长大的，谁也不会说那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几乎没有人会去那里观光。至于当地的居民，他们则是从来都没有什么机会离开。你大概会奇怪我自己是如何得以离开那儿的。我的故事就要从这一点讲起。

在养老町这个小渔村，我住在一个我称之为“醉屋”的地方。房子靠近一片峭壁，从海上来的大风整日刮个不停。孩提时代的我觉得大海好像是得了重感冒，因为它总在呼哧呼哧地喘气，打个大喷嚏就会掀起阵阵巨浪——就是说狂风总会伴随着大浪。我认为我们的小房子一定是非常厌恶大海时不时正对着它的脸打喷嚏，为了避让，它决定朝后倾斜。要不是我父亲从一艘破渔船上砍下一根大木头撑住屋檐，房子大概早就坍塌了。可是这么一来，房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喝醉酒的老头倚靠在他的拐杖上。

在这座晃晃悠悠的房子里，我的生活也有点一边倒，因为从幼年起，我就很像我的母亲，几乎一点都不像我的父亲和姐姐。母亲说这是因为我和她两个人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确实，我们都有一双同样特别的眼睛，这种眼睛你在日本几乎看不到。和其他人深棕色的眼睛不同，我母亲的眼睛呈一种半透明的灰色，我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母亲，我认为有人在她的眼睛上戳了一个洞，里面的墨水都流干了，她觉得我的想法很滑稽。算命先生们都说她的眼睛颜色那么淡，是因为她命中带了太多的水，多到几乎

看不见其他四“行”¹——他们解释说这就是她的五官如此不协调的原因。村里人常说，她应该要长得非常漂亮才对，因为她的父母都很好看。这么说吧，一只桃子味道很可口，一个蘑菇的滋味也很鲜美，但你不能把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造物主却在她身上玩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把戏。她继承了她母亲翘翘的嘴巴和她父亲有棱有角的下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幅精致的画配了一个太过笨重的外框。她那对可爱的灰眼睛被一圈厚密的睫毛围着，准是遗传自她的父亲，但这却让她看起来像受了惊吓。

我母亲总是说，她嫁给我父亲，是因为她命中水太多，而我父亲则是命中带了太多的木。了解我父亲的人马上就能明白她在说什么。水很快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并且总是能找到一个缝隙去把它填满。另一方面，木则牢牢地扎在土地上。对我父亲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他是渔夫，命中带木的人在海上是比较安心自在的。事实上，我父亲在海上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觉得自在，他从不远离大海。即使洗完澡，他身上还有一股海腥味。不出海捕鱼的时候，他就坐在光线昏暗的前屋地板上补渔网。如果一张渔网是一只正在熟睡的动物，那照他干活的速度，他甚至永远也不可能唤醒它。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么慢慢腾腾。甚至当他要摆出一副专注的样子时，你可以在他重新调整好表情的时间里跑出去排干一盆洗澡水。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在每一道皱纹里都藏进了忧虑或者别的什么情绪，弄得这张脸已经不再像他自己真正的脸，倒更像是一棵所有的枝条上都布满鸟巢的树。他不得不一直挣扎去维持一种平衡，因而看上去总是疲惫不堪。

我六七岁的时候，知道了一些自己过去从不知道的有关我父亲的事情。一天我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老？”他听完皱起眉头，眼睛上方的皱纹就像是一把把稍微有些塌陷的雨伞。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去问母亲，她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

1 指东方流行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命理。

改天她会解答我的问题。第二天，母亲一个字也没说就带着我朝山下走去，转过一个弯，我们沿着一条小径来到树林中的一片墓地。她把我领到墓地角落里的三座坟前，坟上立着的白色标柱比我高出许多。每根标柱从上到下都写着一些看起来很肃穆的黑字，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书还没多久，所以看不懂前一个词在哪里结束，后一个词又从哪里开始。母亲指着那些字念道：“奈津子，坂本稔之妻。”坂本稔是我父亲的名字。“死于明治十九年，享年二十四岁。”接着她又指着下一根标柱念道：“任一郎，坂本稔之子，死于明治十九年，享年六岁。”紧挨着的另一根标柱上的文字风格完全相同，不过名字是正夫，享年三岁。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父亲老早之前结过婚，并且他的家人全死了。不久之后我又回去看这几个坟墓，站在那里我发现悲伤是一种非常沉重的东西，它会在顷刻间让我的体重增加了一倍，仿佛有人在把我朝坟墓里拽。

有了这么些水啊木啊的，我的父母本该相得益彰，生出五行合宜的孩子。我敢肯定，我和姐姐两人到头来命中各携一“行”的结果让他们大为吃惊。不单单是我非常像母亲，并遗传了她那双特别的眼眸；我的姐姐佐津，跟父亲也像极了。佐津长我六岁，她比我大，当然就能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情。但佐津的特点是她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好像是一场完全的意外。比如，你叫她从炉子上的锅里倒一碗汤出来，她可以做到，可她做事的样子会看起来好像她只是侥幸把汤泼进了碗里。有一次，她甚至被一条鱼割伤了，我不是指她在洗鱼时被刀割伤，而是她拿着一条用纸包好的鱼从村里上山时，鱼从纸里滑出来，贴着她的腿掉下去，鱼鳍就把她割伤了。

除了佐津和我之外，我们的父母本来或许还会再要孩子，因为父亲特别希望能生个男孩可以和他一起去捕鱼。但在我七岁的时候，母亲患了重病，很可能是骨癌，只是当时我还不懂。她逃避病痛的唯一方法就是睡觉，于是她像一只猫那样睡觉——就是说，她差不多始终在睡觉。几个月过去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不久之后她只要一

醒来就开始呻吟。我知道她身体里面有些东西变化得很快，不过因为她命里带了那么多水，所以我并不很担心。有时她在几个月内迅速消瘦下来，但接着又会以同样的速度恢复强壮。不过到我九岁的时候，她脸上的颧骨开始凸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能胖起来。我没有意识到由于生病的缘故，她命里的水正在耗干。你看，就像原本湿润的海菜，在干燥的过程中会一点点变脆，我的母亲也逐渐丧失了精气。

一天下午，我坐在昏暗前屋坑坑洼洼的地板上，正对着我早上捉到的一只蟋蟀唱歌，有人在门外大声喊道：

“喂！开门！我是三浦医生！”

三浦医生每周来我们的渔村一次，自从我母亲得病后，他每次必定要爬上山来给她做检查。那天因为有场大暴风雨要来，我父亲在家未出海。他在地上的老位置坐着，两只蜘蛛脚般的大手在一张渔网上缠缠绕绕。听到喊声，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并举起一根手指，意思是要我去应门。

三浦医生是一位大人物——至少在我们村大家都这么认为。他在东京上过学，据说认识的汉字比谁都多。他太神气了，根本不会注意我这样的人。我给他打开门，他脱了鞋子就径直走过我身边进了房间。

“啊呀，坂本君，”他对我父亲说，“我真希望能过上你这样的生活，整天在海上捕鱼，多开心啊！天气不好呢，你就可以休息。我看到你太太还在睡，”他接着说，“真可惜。我原想给她检查一下。”

“哦？”我父亲说。

“你知道，下星期我不会来了。或许你可以帮我叫醒她？”

我父亲费了点劲才把手从渔网中腾出来，可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

“小千代，”他对我说，“给医生倒杯茶来。”

那个时候我的名字是千代，直到多年后做了艺伎，我才改名叫小百合。

我父亲和医生走进另一个房间，母亲就躺在那里睡觉。我试图在门外听，但只能听见母亲的呻吟声，他们在说什么我一点儿也听不

见。我赶紧去泡茶，医生很快就出来了，搓着双手，神色凝重。我父亲也出来后，他们一起在屋子中央的桌子旁坐下。

“该是跟你说一些事的时候了，坂本君，”三浦医生说，“你需要跟你们村子里的某个女人说一下，也许是杉井夫人，请她为你的太太做一件上好的新袍子。”

“我没有钱，医生。”我父亲说。

“近来大家都更穷了。我明白你说的。不过这是你欠你老婆的。她不应该穿着这身破旧的袍子死去。”

“那么她是快要死了？”

“也许还要拖几个星期吧。她正受着大罪呢。这一死，她也就解脱了。”

在这之后，我再也听不到他们说话，因为我耳朵里只听到一些像是鸟儿在惊恐中扑着翅膀的声音。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心跳声，我不知道。但如果你曾经见过一只困于寺庙大堂的小鸟急着寻找出路的情形，噢，那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从来没想过母亲将不单单是继续生病。我不会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万一母亲死了会怎么样；我是想过这事，同样我也想过如果我们的房子在地震中被吞没会怎么样。这类事件过后，几乎不可能有幸存者。

“我本以为我会先死。”我父亲说。

“你是一个老人了，坂本君。但是你的身子骨还不错。你也许还能活四五年。我再留些那种药片给你太太。需要的时候，一次给她吃两片。”

他们又讲了一会儿药片的事，然后三浦医生就走了。我父亲背朝我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他没有穿衣服，露出松松垮垮的皮肤；我越看他，越觉得他像一件形状和质地都很奇怪的东西。他脊柱的骨节一个个凸在外面。他的脑袋，污迹斑斑，好似一只碰伤的水果。他的手臂像旧皮革包裹的棍子，从肿块状的关节上荡下来。要是母亲死了，我怎么能继续和他住在这栋房子里呢？我倒不是想远离他；其实不管他是否在，只要母亲一离开，这座房子就空了。

最后父亲低声唤我的名字。我走过去跪在他身边。

“有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

他的脸色比平日要凝重得多，眼珠不停地打转，好像他已经对它们失去了控制。我以为他是挣扎着想要告诉我母亲快死了，可他只是说：

“去村里带些供坛上点的香回来。”

我们家小小的供佛坛摆在厨房入口处旁一只老旧的板条箱上；供佛坛是我们醉屋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在一尊刻得很粗糙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佛陀“阿弥陀佛”前面，立着一些小小的黑色牌位，上面写着我们死去祖先的法号¹。

“可是，爸爸……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

我希望他会回答，但他只是做了个手势，示意我离开。

从我家出去，先要沿着海边的悬崖走一段，然后小路才会转向内陆的村庄。像今天这样的日子，路可真难走，不过我倒要感谢猛烈的大风把我的注意力从那些烦心事上引开了。大海怒浪滚滚，巨浪就像石头劈成的利刃。眼前的这个世界似乎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是否生活只不过是一场暴风雨，总是在顷刻间冲毁一切，仅留下一片荒芜？过去我从未有这样的想法。为了逃避，我一路朝山下狂奔，直到看见下面的村子。养老町是一个小镇，就在海湾的入口处。通常，水面上会散布着渔民，但今天我只看见几艘渔船回来——在我眼里它们总是像在水面上挣扎的小昆虫。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我能听到它的吼声。在海湾上忙碌的渔夫们在雨幕中的形影开始模糊起来，随后就完全看不见了。我能看见暴风雨爬上斜坡朝我袭来。最初砸在我身上的雨点就有鹌鹑蛋那么大，几秒钟内我就浑身湿透，好像掉进了海里。

养老町只有一条大路，直通“日本近海水产公司”的前门；路的两旁有一些房子，这些房子的前屋都被用来开店。我穿过街，朝卖干货的冈田家跑去；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桩小事，但其后

1 日本有请出家人给死者请法号的习俗，法号又称戒名或法名。

果却是重大的，就像你一失足掉到了一辆火车前面。泥泞的马路在雨中湿滑不堪，我两脚一滑，整个人朝前摔去，半边脸着地。我猜我一定是把自己给摔晕了，因为我记得身子麻木，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吐出来。我听见说话声，有人把我翻了过来让我背部着地；接着我被人抬了起来；我可以断定他们是把我送进了日本近海水产公司，因为我闻到周围都是鱼腥味。我听到他们“啪”的一声把一筐鱼从一张木桌上推了下去，然后把我放在肮脏黏滑的桌面上。我知道自己被雨浇透了，还流着血，光着双脚，人很脏，我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我浑然不知的是，这正是将改变一切的时刻。因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仰面看到的是田中一郎先生的面孔。

我先前在村里见过田中先生许多次。他住在附近一个大得多的镇上，但每天都会来我们村，因为日本近海水产公司是他家开的。他不像渔夫穿一身农民的衣服，而是穿一件男式和服，裤子也与之配套，在我眼里他就像一名武士，这类图片你可能看过。他的皮肤光滑紧致像一面鼓；颧骨是两座有光泽的山丘，又似烤鱼的脆皮。我一直觉得他非常迷人。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在街上玩丢豆包的游戏时，如果田中先生恰巧从水产公司踱出来，我总是会停下来看他。

我躺在那张黏糊糊的脏桌子上接受检查，田中先生用手指往下拉拉我的嘴唇，又在我的脑袋上这里那里轻轻敲了几下。突然之间，他注意到了我的灰眼睛，当时我被他彻底迷住了，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看，我不可能假装自己没有注视他。他没有嘲笑我，譬如说笑我是个冒失的姑娘；也没有把目光移开，似乎我在看什么或想什么无关紧要。我们彼此凝视了很长时间——长到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尽管我是在空气闷热的水产公司里。

“我认识你。”他终于说话了，“你是老板本的小女儿。”

即便只是个小孩，我也能看出田中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他周遭的世界；他从来不会像我父亲那样一脸茫然。我觉得他仿佛能看见树液从松树树干上流下来，能看见天上的太阳被云遮住时露出的光圈。他生活在一个看得见的世界里，纵然身处其中并非始终快乐。我